

社区网络与社区治安

——关于北京社区治安状况的一个实证研究

袁振龙

(北京市社会科学院 综治研究所 北京 100101)

【摘要】文章从邻里交往、志愿精神及邻里互助等三个方面选取了“社区网络”的16个指标进行测量。研究表明 A 社区的社区网络密度高,社区的治安状况好,社区成员对社区治安状况的评价也较好;B 社区的社区网络密度低,社区的治安状况不佳,社区成员对社区治安状况的评价不好。

【关键词】社区网络 社区治安 相关性

【中图分类号】D9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4997(2011)01-0055-08

一、关于社会(社区)网络的理论研究

从社会网研究发展的历史看,其形成和发展经历了一个从方法到隐喻到理论与实质的变化过程。^[1]德国社会学家齐美尔是研究社会网络理论的前驱,齐美尔认为,当一个人加入一个群体的时候,受到群体的约束,建立起了个人与群体的基本关系,这就是所谓的社会网络关系。^{[2](P114-115)}1940年,英国结构-功能主义大师拉德克利夫·布朗首先使用了“社会网”的概念,他将社会结构定义为“实际存在的社会关系网络”。^{[3](P123)}真正将社会网络作为一种分析研究实际问题的工具和手段是从巴恩斯开始的。^{[4](P123-124)}巴恩斯认为,所谓社会网络,就是每一个人都生活在各种群体、组织、朋友和亲属关系中,在这种人际关系中,个人可以看成是点,个人与个人或个人与群体的关系可用线来表示,这种点与线的结构和动态变化就是社会网络。^[5]刘军也指出,“社会网络”指的是社会行动者及其间的关系的集合。^{[6](P4)}

社会网络是与人们之间的相互关系、相互作用等联系在一起,犯罪社会学的一些研究就专门探讨过人们之间的相互关系与相互作用对犯罪的影响。犯罪社会学家特别重视群体之间与人们之间的相互作用,认为这种相互作用对犯罪的发生有重要的影响。他们相信,理解个人与其家庭、

同辈朋友、学校、工作单位和刑事司法机关之间的相互作用,是理解犯罪原因的重要方式,人们既能从积极的人际互动中受益,也会从消极的人际互动中受害。帕克和伯吉斯等人通过探讨邻里(社区)特征与当地犯罪率的关系,试图确定与犯罪有关的环境因素。肖认为,少年犯罪与其他社会问题,与城市发展中的侵入、统治和接替过程密切相关,……随着最初人口的离去,在邻里中存在的正式的社会组织可能瓦解。“睦邻关系”和邻里的人们控制青少年的可能性大为降低。^{[7](P337)}

在布迪厄看来,社会资本就是指当一个人拥有某种持久性的关系网络时,这个由相互熟悉的人组成的关系网络就意味着他实际或潜在所拥有的资源,因此,一个人拥有的社会资本量,既取决于他可以有效调动的关系网络的规模,也取决于与这些网络相关联的各种人拥有的(经济、文化、符号)资本的数量。^{[8](P202)}科尔曼强调了社会网络的重要性,科尔曼认为,社会资本的第二种主要形式是“存在于社会关系内部的信息网络”,利用已存在的社会关系是获取信息的重要手段。^{[9](P357-367)}普特南把关系网络称之为公民参与网络。他通过对意大利地方民主化进程的20年跟踪研究发现,在那些制度绩效高的地区,存在着许多社团组织,如合唱团、足球队、扶轮社,甚至是鸟类观察俱乐部,那

收稿日期:2011-01-21

作者简介:袁振龙,社会学博士,北京市社会科学院综治研究所副研究员、副所长,研究方向:城市社会学与社区、犯罪社会学、社会治安等。

里的人民关心公共事物,关心社区事务,遵纪守法,相互信任,社区鼓励团结、公民参与、合作和诚实的品质,社会的组织和参与方式都是横向的、水平的。在分析过程中,普特南引入了“社会资本”的概念,他用“社会资本”指称社会组织所具有的某些特征,如信任、规范和网络,它们会通过产生合作行动从而增进社会的公共利益,公民参与网络是具有高度生产性的社会资本。^{[10][P133-134,188-189,199,201,202]}在普特南看来,一个依赖普遍性互惠的社会比一个没有信任的社会更有效率。

布迪厄、科尔曼认为,一个社会网络边界越是封闭,内部关系越是紧密,就越有利于社会网络资本的维持和社会网络的再生产。^{[11][12]}更多的学者是将网络作为社会资本的一个重要测量指标。奥尼克丝等学者认为,社区社会资本应包括邻里联系等指标。^[13]纳拉曼等学者设计了7个一级指标27个二级指标的社会资本测量指标,其中包括团结、日常社交性、邻里联系、志愿精神等4个一级指标,^[14]这些指标都与社区网络有关。格鲁特尔特等人提出测量社会资本时必须考虑结构性社会资本和认知性社会资本,其具体指标包括组织密度、有关网络、相互支持的期望、互助与团结、合作等。^[15]席尔瓦指出,社会资本的测量包括8个主要的维度,其中包括社会网络。^[16]帕克斯顿提出用“与邻里共度傍晚”、“与朋友共度傍晚”和“志愿者组织成员的数量”等三个指标来测量个人之间的客观性活动群体。^[17]

二、社区网络与社区治安的研究设计及变量的测量

本文利用2008年7月笔者在北京城乡结合部地区A社区和B社区进行的问卷调查数据进行分析。下面具体介绍一下需要验证的理论假设、调查对象、调查抽样方法、测量的主要变量及其问题。

(一)社区网络与社区治安的理论假设

本研究所称的“社区网络”,是指联结社区行动者的一系列联系或社会关系,主要包括社区成员之间的联系、互动、互助及居民的志愿精神等,它是社区关系网络的总和,它属于整体网的范畴。社区网络主要测量社区的邻里交往、邻里关系、邻里互助、志愿精神等。本研究需要验证的是假设:社区网络与社区治安状况存在相关性。如果一个社区的互动网络越稠密,社区成员之间的互动和互助越多,其治安状况越好;如果社区的网络越稀薄,社区成员之间的互动与互助越少,其治安状况越差。根据上述假设和研究,本研究提出从三个维度对“社区网络”进行测量:邻里交往、志愿精神和邻里互助,并将假设转变为以下三个具体假设:

假设1:社区的邻里交往状况与社区治安状况存在相关性。如果一个社区的邻里交往越紧密,居民之间的互动越多,邻里关系越融洽,表明社区社

会资本越多,则社区的治安状况越好;反之,表明社区社会资本越少,则社区的治安状况越差。

假设2:社区成员的志愿精神与社区的治安状况存在相关性。如果一个社区成员的志愿精神越好,越愿意参加社区志愿活动,越愿意为社区做贡献,表明社区的社会资本越多,则社区的治安状况越好;反之,表明社区的社会资本越少,则社区的治安状况越差。

假设3:社区的邻里互助状况与社区的治安状况存在相关性。如果一个社区的成员之间互相帮助得越多,则社区成员之间的关系也越融洽,表明社区的社会资本越多,则社区的治安状况也越好;反之,表明社区的社会资本越少,则社区的治安状况越差。

(二)调查对象

本文主要对北京市城乡结合部地区的两个社区(村)进行比较调查,这两个社区分别是北京市的A社区和B社区(村)。

A社区位于北京市O区S街道,地处四环至五环之间,占地面积14公顷,人口10727人,其中户籍人口2833户(其中人户均在的1500户),8404人,流动人口2323人,包括近800名境外人员,来自世界50多个国家和地区,该社区从1991年开始建设施工到1997年全部竣工,共有建筑38栋,其中居民楼22栋,公共建筑16栋,大小产权单位43家,在工商部门注册的企业公司60多家,A社区多年来未发生重大刑事和治安案件。

B社区(村)位于北京市P区T镇,地处五环路之外,位于某大型住宅区西南侧,三区交界处。B社区(村)有本地户籍的728户,户籍人口1621人,其中农业人口1212人,非农业人口409人;流动人口10308人。该社区(村)现有出租房屋420户,3906间,其中违法建设171户,1800间;出租大院22个,废品回收市场5个,流动人口子弟学校3所。据了解,该社区(村)2006年刑事案件发案52起;2007年1-6月刑事案件发案43起,其中入室盗窃26起;治安案件162起,刑事拘留1人,治安拘留39人。

(三)调查方法

本次调查采用抽样调查问卷的方式进行。根据调查对象的不同,调查问卷分为本地居(村)民(户籍人口)问卷和流动人口问卷两种。除个人基本情况有所差异外,调查事项主要涉及社区参与、社区规范、社区信任、社区网络、社区认同以及对治安状况的判断与评价等方面。

在A社区调查505人,分为本地居(村)民(户籍人口)、流动人口(境内)与境外人员三个层次随机抽样。在B社区(村)调查500人,分为本地居(村)民(户籍人口)和流动人口两个层次随机抽样。共发放调查问卷1005份,其中,户籍人口456

份、流动人口 549 份;回收有效调查问卷 978 份,其中,户籍人口 450 份、流动人口 528 份。有效问卷率为 97.3%。问卷相关情况如下(见表 1)。

表 1 A 社区与 B 社区(村)人口规模与问卷情况对比表

	A 社区		B 社区	
	本地居民	流动人口	本地村民	流动人口
人口规模	1500 户	1700 人	400 户	5900 人
发出问卷数	376 份	129 份	80 份	420 份
回收问卷数	372 份	128 份	79 份	408 份
有效问卷数	372 份	126 份	78 份	402 份
有效问卷/问卷总数	498/505		480/500	
有效问卷率	98.6%		96%	

(四)社区网络的主要测量指标及问题

根据上述三个假设,本研究从三个维度对社区网络进行测量:即邻里交往、志愿精神和邻里互助(见表 2)。邻里交往可以把社区成员联结起来,是社区网络的主要载体之一,主要测量 7 个指标,包括居民是否乐于与人交往、居民之间相处是否融洽、您与本地居民的交往情况、日常交往中非本地户籍(本地户籍)的

表 2 社区网络及其后果的测量指标

维度	指标(括号内为该指标题号)	问题选项/编码
邻里交往	本社区居民是否乐于与邻居交往(本 14、流 15)	交往很密切(5)、交往比较多(4)、一般(3)、很少交往(2)、从不交往(1)
	本社区的居民之间相处是否融洽(本 15、流 16)	很融洽(5)、比较融洽(4)、一般(3)、不太融洽(2)、很不融洽(1)
	您与本地居民的交往情况(本 16、流 17)	交往很多(5)、交往比较多(4)、一般(3)、交往比较少(2)、基本不交往(1)
	日常交往朋友中有多少是非本地户籍(本地户籍)的(本 17、流 19)	基本都是(5)、一大半(4)、一半(3)、一小半(2)、基本没有(1)
	您有没有到外地人租住(本地人)的家中做过客(本 18、流 18)	去过很多次(5)、去过多次(4)、偶尔 1-2 次(3)、基本没有(2)、从来没有(1)
	您与社区内其他租户的交往情况(流 21)	交往很多(5)、交往比较多(4)、一般(3)、交往比较少(2)、基本不交往(1)
	对远亲不如近邻的态度(本 31)	非常赞同(5)、比较赞同(4)、一般(3)、不太赞同(2)、很不赞同(1)
志愿精神	过去一年是否经常参加社区治安巡逻活动(本 35、流 34)	经常参加(4)、偶尔参加(3)、没有参加过(2)、不知道社区有这类活动(1)
	是否愿意参加社区居民的捐献活动(本 36、流 35)	非常愿意(5)、比较愿意(4)、一般(3)、不太愿意(2)、不愿意(1)
	是否愿意参加更多的社区志愿活动(本 37、流 36)	非常愿意(5)、比较愿意(4)、一般(3)、不太愿意(2)、不愿意(1)
邻里互助	是否请邻居看护过自己患病的孩子(本 47a、流 46a)	是(3)、偶尔(2)、从来没有(1)
	是否请邻居照顾过患病的自己(本 47b、流 46b)	
	邻居是否经常帮助您或您的家人(本 47c、流 46c)	
	您是否经常帮助邻居(本 47d、流 46d)	
	是否帮助过流动人口(本地人)(本 47e、流 46e)	
后果	是否接受过流动人口(本地人)的帮助(本 47f、流 46f)	很好(5)、比较好(4)、一般(3)、较混乱(2)、十分乱(1)
	目前社会的治安状况如何(本 39、流 37)	

地户籍(本地户籍)的有多少、您有没有到外地人租住(本地人)的家中做过客、您与社区内其他租户的交往情况、对远亲不如近邻的态度。志愿精神是社区成员关心公共事务的反映,有助于社区网络的扩展,主要测量 3 个指标,包括过去一年中是否经常参加社区治安巡逻志愿活动、是否愿意参加社区捐献活动、是否愿意参加更多的社区志愿活动。邻里互助反映的是社区成员之间的互惠,有利于社区网络的培育,主要测量 6 个指标,包括是否请邻居看护过自己患病的孩子、是否请邻居帮助照顾过患病的自己、邻居是否经常帮助您或您的家人、是否经常帮助您的邻居、是否帮助过居住在本社区的流动人口、是否接受过居住在本社区的流动人口的帮助。社区网络的得分将通过各项指标的测量得分汇总得出。

三、社区网络与社区治安的数据分析与研究发现

(一)社区网络与社区治安的数据结果及分析

1.本地居(村)民关于“社区网络”的 15 个指标的 Cronbach's alpha 信度系数为 0.9402,流动人口关于“社区网络”的 15 个指标的 Cronbach's alpha 信度系数为 0.8672。

2.本地居(村)民问卷在“社区网络”方面共有 15 个变量,经过逐步多元回归分析,共有 5 个显著变量进入了回归方程式。其中以“对远亲不如近邻的态度”与“社区治安”的相关性最高,其次分别是“本社区居民之间相处是否融洽”、“是否愿意参加更多的社区志愿活动”、“您与本地居民的交往情况”、“是否愿意参加社区居民的捐献活动”(见表 3)。

表 3 “社区网络”进入或移除回归方程式的变量(居民)

模式	进入的变量	移除的变量	方法
1	对远亲不如近邻的态度		逐步回归:进入模式的标准是 F 值的概率值要小于或等于 0.050;移除的标准是 F 的概率值要大于或等于 0.100。
2	本社区居民之间相处是否融洽		逐步回归:进入模式的标准是 F 值的概率值要小于或等于 0.050;移除的标准是 F 的概率值要大于或等于 0.100。
3	是否愿意参加更多的社区志愿活动		逐步回归:进入模式的标准是 F 值的概率值要小于或等于 0.050;移除的标准是 F 的概率值要大于或等于 0.100。
4	您与本地居民的交往情况		逐步回归:进入模式的标准是 F 值的概率值要小于或等于 0.050;移除的标准是 F 的概率值要大于或等于 0.100。
5	是否愿意参加社区居民的捐献活动		逐步回归:进入模式的标准是 F 值的概率值要小于或等于 0.050;移除的标准是 F 的概率值要大于或等于 0.100。

因变量为治安状况。

在进入回归方程式的 5 个显著变量中,其多元相关系数为.643,说明“社区治安”与这 5 个显著变量的线性关系比较密切;其联合解释变量为.414,即表中 5 个变量能够联合解释“社区治安”41.4%的

变异量(见表4)。

表4 “社区网络”回归分析之模式摘要(居民)

模式	R多元相关系数	R Square解释量	调整后的R Square	估计标准误差	改变的统计值				
					R Square改变量	F改变量	自由度1	自由度2	显著性检验
1	.594a	.352	.351	.8302	.352	243.888	1	448	.000
2	.624b	.390	.387	.8068	.037	27.368	1	447	.000
3	.635c	.403	.399	.7992	.013	9.576	1	446	.002
4	.639d	.409	.403	.7961	.006	4.457	1	445	.035
5	.643e	.414	.407	.7935	.005	3.957	1	444	.047

a.自变量:(常数),对远亲不如近邻的态度

b.自变量:(常数),对远亲不如近邻的态度,本社区居民之间相处是否融洽

c.自变量:(常数),对远亲不如近邻的态度,本社区居民之间相处是否融洽,是否愿意参加更多的社区志愿活动

d.自变量:(常数),对远亲不如近邻的态度,本社区居民之间相处是否融洽,是否愿意参加更多的社区志愿活动,您与本地居民的交往情况

e.自变量:(常数),对远亲不如近邻的态度,本社区居民之间相处是否融洽,是否愿意参加更多的社区志愿活动,您与本地居民的交往情况,是否愿意参加社区居民的捐献活动

流动人口问卷在“社区网络”方面共有15个变量,经过逐步多元回归分析,共有5个显著变量进入了回归方程式。其中“本社区居民之间相处是否融洽”与“社区治安”的相关性最高,其次是“是否愿意参加社区居民的捐献活动”、“是否请邻居看护过自己患病的孩子”、“是否经常帮助邻居”和“过去一年是否经常参加社区治安巡逻活动”(见表5)。

表5 “社区网络”进入或移除回归方程式的变量(流动人口)

模式	进入的变量	移除的变量	方法
1	本社区居民之间相处是否融洽		逐步回归:进入模式的标准是F值的概率值要小于或等于0.050;移除的标准是F的概率值要大于或等于0.100。
2	是否愿意参加社区居民的捐献活动		逐步回归:进入模式的标准是F值的概率值要小于或等于0.050;移除的标准是F的概率值要大于或等于0.100。
3	是否请邻居看护过自己患病的孩子		逐步回归:进入模式的标准是F值的概率值要小于或等于0.050;移除的标准是F的概率值要大于或等于0.100。
4	是否经常帮助邻居		逐步回归:进入模式的标准是F值的概率值要小于或等于0.050;移除的标准是F的概率值要大于或等于0.100。
5	过去一年是否经常参加社区治安巡逻活动		逐步回归:进入模式的标准是F值的概率值要小于或等于0.050;移除的标准是F的概率值要大于或等于0.100。

因变量为治安状况。

在进入回归方程式的五个显著变量中,其多元相关系数为.538,说明“社区治安”与这五个显著

变量的线性关系比较密切;其联合解释变异量为.289,即表中五个变量能够联合解释“社区治安”28.9%的变异量(见表6)。

表6 “社区网络”回归分析之模式摘要(流动人口)

模式	R多元相关系数	R Square解释量	调整后的R Square	估计标准误差	改变的统计值				
					R Square改变量	F改变量	自由度1	自由度2	显著性检验
1	.438a	.192	.190	1.3954	.192	124.594	1	525	.000
2	.489b	.239	.236	1.3557	.047	32.244	1	524	.000
3	.508c	.258	.254	1.3398	.019	13.520	1	523	.000
4	.528d	.278	.273	1.3223	.021	14.866	1	522	.000
5	.538e	.289	.282	1.3136	.011	7.994	1	521	.005

a.自变量:(常数),本社区居民之间相处是否融洽

b.自变量:(常数),本社区居民之间相处是否融洽,是否愿意参加社区居民的捐献活动

c.自变量:(常数),本社区居民之间相处是否融洽,是否愿意参加社区居民的捐献活动,是否请邻居看护过自己患病的孩子

d.自变量:(常数),本社区居民之间相处是否融洽,是否愿意参加社区居民的捐献活动,是否请邻居看护过自己患病的孩子,是否经常帮助邻居

e.自变量:(常数),本社区居民之间相处是否融洽,是否愿意参加社区居民的捐献活动,是否请邻居看护过自己患病的孩子,是否经常帮助邻居,过去一年是否经常参加社区治安巡逻活动

表7 A社区与B社区关于“社区网络”的指标测量结果

指标	A社区		B社区	
	本地居民	流动人口	本地居民	流动人口
本社区居民是否乐于与邻居交往	3.96	4.11	3.06	2.80
本社区居民之间相处是否融洽	4.14	4.23	2.84	2.81
您与本地居民的交往情况	3.70	3.88	2.73	2.72
日常交往朋友中有多少是非本地户籍(本地户籍)的	2.61	3.55	2.38	2.15
您有没有到外地人租住(本地人)的家中做过客	2.06	3.73	2.27	2.37
您与社区内其他租户的交往情况		3.52		2.45
对远亲不如近邻的态度	4.61		2.63	
过去一年是否经常参加社区治安巡逻活动	3.09 (3.86)	3.08 (3.85)	1.74 (2.2)	2.02 (2.5)
是否愿意参加社区居民的捐献活动	4.54	4.25	2.99	2.98
是否愿意参加更多的社区志愿活动	4.40	4.37	2.51	2.89
是否请邻居看护过自己患病的孩子	1.25 (2.08)	1.05 (1.75)	1.33 (2.22)	1.37 (2.28)
是否请邻居照顾过患病的自己	1.25 (2.08)	1.06 (1.77)	1.28 (2.13)	1.29 (2.15)
邻居是否经常帮助您或您的家人	2.12 (3.53)	1.19 (1.98)	1.29 (2.15)	1.45 (2.42)
您是否经常帮助邻居	2.18 (3.63)	1.96 (3.27)	1.33 (2.22)	1.49 (2.48)
是否帮助过流动人口(本地人)	1.84 (3.07)	1.94 (3.23)	1.23 (2.05)	1.36 (2.27)
是否接受过流动人口(本地人)的帮助	1.58 (2.63)	1.42 (2.37)	1.11 (1.85)	1.29 (2.15)

在社区网络方面,两个社区在邻里交往、志愿精神等方面均存在较明显的差异(见表7),邻里互助的差异则很小,甚至有个别指标B社区好于A社区,不过,A社区在“邻里互助”维度的汇总得分还是高于B社区。为了便于比较,将不是按照五分制计分的各项指标按其得分率统一换算成五分制重新计分,重新计分后的分值体现在括号内。

在“邻里交往”方面,A社区的本地居民得分最高的指标是“对远亲不如近邻的态度”,得分为4.61,接近“非常赞同”,得分次高的指标是“本社区居民之间相处是否融洽”,得分为4.14,位于“非常融洽”与“比较融洽”之间,得分在“较好”与“一般”之间的指标是“本社区居民是否乐于与邻居交往”和“您与本地居民的交往情况”,得分分别为3.96和3.70,接近“有一些交往”或“交往比较多”;还有两个指标的得分位于“一小半(或基本没有)”与“一半(或偶尔一、二次)”之间,这两个指标分别是“日常交往朋友中有多少是非本地户籍的”和“有没有到外地人租住的家中做过客”,分别为2.61和2.06。A社区的流动人口得分较高的指标有六个,从高到低分别是“本社区居民之间相处是否融洽”、“本社区居民是否乐于与邻居交往”、“您有没有到本地人的家中做过客”、“您与本地居民的交往情况”、“日常交往朋友中有多少是本地户籍的”、“您与社区内其他租户的交往情况”,得分分别为4.23、4.11、3.88、3.73、3.55和3.52,前二个指标得分位于“非常融洽(交往密切)”与“比较融洽(一些交往)”之间,后四个指标得分位于“交往比较多(一大半、去过多次)”和“一般(一半、偶尔1-2次)”之间。B社区的本地居(村)民六个指标的得分分别为3.06、2.84、2.73、2.38、2.27和2.63,基本上位于“一般”与“较少”之间。B社区的流动人口六个指标的得分分别为2.80、2.81、2.72、2.15、2.37和2.45,均处于“一般”与“较少”之间。

在“志愿精神”方面,A社区的本地居民三个指标的得分分别为3.09(3.86)、4.54和4.40,分别位于“经常参加”与“偶尔参加”、“非常愿意”与“比较愿意”之间。A社区的流动人口三个指标的得分分别为3.08(3.85)、4.25和4.37,分别位于“经常参加”与“偶尔参加”、“非常愿意”与“比较愿意”之间。B社区的本地居(村)民三个指标的得分分别为1.74(2.2)、2.99和2.51,分别位于“没有参加过”与“不知道社区有这类活动”、“一般”与“不太愿意”之间。B社区的流动人口三个指标的得分分别为2.02(2.5)、2.98和2.89,分别位于“偶尔参加”和“没有参加过”、“一般”和“不太愿意”之间。

在“邻里互助”方面,我们惊讶地发现,现代中国城市社会的邻里互助十分不足。A社区的本地居民六个指标中只有二个指标分别为2.12(3.53)和

2.18(3.63),位于“是”与“偶尔”之间,其他四个指标的得分均处于“偶尔”和“从来没有”之间。A社区的流动人口的六个指标均处于“偶尔”与“从来没有”之间。B社区的本地居(村)民和流动人口的六个指标都处于“偶尔”与“从来没有”之间。值得注意的是,在邻里互助方面,A社区本地居民有二个变量的分值低于B社区本地居民,A社区流动人口也有三个变量的分值低于B社区流动人口。这一现象值得关注 and 进一步研究。

3.从“社区网络”的后果指标看,问卷询问了调查对象对本社区的治安状况的评价,这反映了社区成员对所在社区治安状况的一种主观评价。两个社区的调查对象对社区治安状况的评价结果如下(见表8):

表8 A社区与B社区调查对象对社区治安状况的评价

社区	A社区		B社区	
	本地居民	流动人口	本地居(村)民	流动人口
评价	1.86	1.46	3.49	3.47
合计	1.66		3.48	

由于问卷赋值是从好(1)、较好(2)、一般(3)、较混乱(4)和十分乱(5)排列的,所以得分越高表示治安越乱,得分越低表示治安越好。A社区成员对本社区治安状况的评价平均得分为1.66,介于治安状况“很好”和“比较好”之间,其中流动人口对治安状况的评价略好于本地居民,B社区平均得分为3.48,介于“治安比较混乱”和“一般”之间。从社区实际发案情况看,这个调查(评价)结果与之前我们已经掌握社区发案的实际情况是十分吻合的,A社区治安状况很好,多年来未发生刑事案件和治安案件,B社区的治安状况则较为复杂,每年的刑事案件、治安案件均不少。

(二)社区网络与社区治安的初步研究发现

为了将理论假设与研究结果进行更清晰的对比,特别是对理论假设进行清晰的证明,下面将A社区与B社区关于“社区网络”的各项测量指标及后果指标的测量结果进行汇总并计算平均得分,汇总结果和各项维度的平均得分初步验证了本章的假设(见表9)。

在“邻里交往”方面,A社区的汇总得分为26.13,平均得分为3.73;B社区的汇总得分为18.2,平均得分为2.6。表明A社区的邻里交往比较频繁,邻里关系更为融洽,B社区的邻里交往更少一些,邻里关系也不那么融洽。另外,在参与途径上,A社区也比B社区表现出更多的联系网络。

在“志愿精神”方面,A社区的汇总得分为11.88(12.65),平均得分为3.96(4.22);B社区的汇总得分为7.57(8.04),平均得分为2.52(2.68)。表明A社区的成员的志愿精神好,参加志愿活动的

表9 社区网络各测量指标及后果指标的结果汇总与平均得分

维度	指标	A 社区			B 社区		
		平均值	汇总	平均得分	平均值	汇总	平均得分
邻里交往	本社区居民是否乐于与邻居交往	4.04	26.13	3.73	2.93	18.2	2.6
	本社区的居民之间相处是否融洽	4.14			2.84		
	您与本地居民的交往情况	3.79			2.77		
	日常交往朋友中有多少是非本地户籍(本地户籍)的	3.08			2.27		
	您有没有到外地人租住(本地人)的家中做过客	2.90			2.32		
	您与社区内其他租户的交往情况	3.52			2.45		
	对远亲不如近邻的态度	4.61			2.63		
志愿精神	过去一年是否经常参加社区治安巡逻活动	3.09 (3.86)	11.88 (1265)	3.96 (4.22)	1.88 (2.35)	7.57 (8.04)	2.52 (2.68)
	是否愿意参加社区居民的捐献活动	4.40			2.99		
	是否愿意参加更多的社区志愿活动	4.39			2.7		
邻里互助	是否请邻居看护过自己患病的孩子	1.15 (1.92)	9.36 (1561)	1.56 (2.60)	1.35 (2.25)	7.92 (13.2)	1.32 (2.2)
	是否请邻居照顾过患病的自己	1.16 (1.93)			1.29 (2.15)		
	邻居是否经常帮助您或您的家人	1.66 (2.77)			1.37 (2.28)		
	您是否经常帮助邻居	2.07 (3.45)			1.41 (2.35)		
	是否帮助过流动人口(本地人)	1.81 (3.02)			1.30 (2.17)		
	是否接受过流动人口(本地人)的帮助	1.51 (2.52)			1.20 2		
后果	目前社区的治安状况	1.66	1.66	1.66	3.48	3.48	3.48

意愿较强,B社区的志愿精神不如A社区,社区成员参加志愿活动的意愿更没那么强烈。

在“邻里互助”方面,A社区的汇总得分为9.36(15.61),平均得分为1.56(2.60);B社区的汇总得分为7.92(13.2),平均得分为1.32(2.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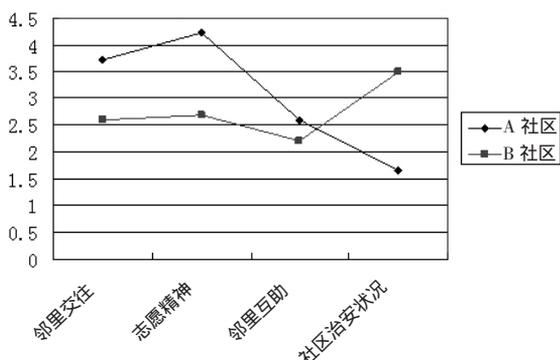


图1 社区网络与社区治安的相关性

综上所述,A社区的“邻里交往”和“志愿精神”二个维度的合计平均得分为3.85(3.98),社区的邻里交往比较多,社区成员的志愿精神较好,“邻里互助”维度的得分为1.56(2.60),邻里互助相对较弱,A社区成员对本社区治安状况的评价得分为1.66,评价认为社区治安状况处于“很好”与

“较好”之间。B社区的“邻里交往”和“志愿精神”二个维度的合计平均得分为2.56(2.64),表明社区的邻里交往较少,社区成员的志愿精神较差,“邻里互助”维度的得分为1.32(2.2),也显得十分不足,比A社区还要差一些,B社区成员对本社区治安状况的评价得分为3.48,评价处于“治安比较混乱”和“一般之间”(见图1)。因此,假设1、假设2得到较好证实,假设3基本得到证实,假设初步能够成立。

(三)经过多元回归分析后的研究发现

为了进一步验证本文提出的假设,笔者通过SPSS统计软件对社区网络(自变量)和社区治安(因变量)的关系进行了多元回归分析。对本地居民问卷的分析结果表明,“社区网络”的15个变量进入回归方程式^①的显著变量共有5个,多元相关系数为.659,其联合解释变异量为.434,即表中3个变量能联合解释“社区治安”43.4%的变异量。从个别变量的解释量来看,以“对远亲不如近邻的态度”的解释力最佳,其解释量为35.2%，“本社区居民之间相处是否融洽”、“是否愿意参加更多的社区志愿活动”、“您与本地居民的交往情况”和“是否愿意参加社区居民的捐献活动”的解释量分别为3.7%、1.3%、6%和5%(见表10)。

表10 本地居民“社区网络”多元回归分析摘要表

选出的变量顺序	多元相关系数 R	决定系数 R Square	增加解释量 ΔR	F 值
1 对远亲不如近邻的态度	.594	.352	.352	243.888
2 本社区居民之间相处是否融洽	.624	.390	.037	142.805
3 是否愿意参加更多的社区志愿活动	.635	.403	.013	100.222
4 您与本地居民的交往情况	.639	.409	.006	76.864
5 是否愿意参加社区居民的捐献活动	.643	.414	.005	62.691

对流动人口问卷的分析结果表明,“社区网络”的15个变量进入回归方程式的显著变量共有5个,多元相关系数为.538,其联合解释变异量为.289,即表中5个变量能联合解释“社区治安”28.9%的变异量。从个别变量的解释量来看,以“本社区居民之间相处是否融洽”的解释力最佳,其解释量为19.2%，“是否愿意参加社区居民的捐献活动”、“是否请邻居看护过自己患病的孩子”、“您是否经常帮助邻居”、“过去一年是否经常参加社区治安巡逻活动”的解释量分别为4.7%、1.9%、2.1%和1.1%(表11)。

本地居民和流动人口调查问卷的多元回归分析结果表明,社区治安与社区网络的多元相关系数分别为.643和.538,表明社区治安与社区网络之间的线性关系比较密切。现在我们根据多元回归分析进入回归方程式的显著变量对两个社区再进

表 11 流动人口“社区网络”多元回归分析摘要表

选出的变量顺序	多元相关系数 R	决定系数 R Square	增加解释量 ΔR	F 值
1 本社区的居民之间相处是否融洽	.438	.192	.192	124.594
2 是否愿意参加社区居民的捐献活动	.489	.239	.047	82.126
3 是否请邻居看护过自己患病的孩子	.508	.258	.019	60.565
4 您是否经常帮助邻居	.528	.278	.021	50.345
5 过去一年是否经常参加社区治安巡逻活动	.538	.289	.011	42.414

行比较。由于这些变量与“社区治安”的相关性比其他变量更高,因此,这些变量的测量结果可以更有力地对假设进行证实或证伪。多元回归分析的结果表明,A社区不论是本地居民还是流动人口,在“社区网络”方面均明显优于B社区,其中A社区本地居民“社区网络”得分为21.39,平均得分4.28,B社区本地居民“社区网络”得分为13.7,平均得分2.74,两社区分别相差7.69和1.54;A社区流动人口“社区网络”得分为17.35,平均得分3.47,B社区流动人口“社区网络”得分为13.05,平均得分2.61,两社区分别相差4.3和0.86(见表12)。其中值得关注的是,在进入回归方程式的显著变量中,A社区流动人口有一个变量的值低于B社区,这就是“是否请邻居看护自己患病的孩子”,结合A社区流动人口中有34人的“职业”为学生,我们可以理解为部分职业为学生的流动人口在回答这个问题时由于还没有孩子作了否定的回答,这是由于本研究设计考虑不周引起的误差。

表 12 A社区与B社区“社区网络”显著变量比较

维度	社区	A社区		B社区	
	对象类别	本地居民	流动人口	本地居民(村)民	流动人口
邻里交往	对远亲不如近邻的态度	4.61		2.63	
邻里交往	本社区的居民之间相处是否融洽	4.14	4.23	2.84	2.81
志愿精神	是否愿意参加更多的社区志愿活动	4.40		2.51	
邻里交往	您与本地居民的交往情况	3.70		2.73	
志愿精神	是否愿意参加社区居民的捐献活动	4.54	4.25	2.99	2.98
邻里互助	是否请邻居看护过自己患病的孩子		1.75		2.28
邻里互助	您是否经常帮助邻居		3.27		2.48
志愿精神	过去一年是否经常参加社区治安巡逻活动		3.85		2.5

需要指出的是,“社区网络”进入回归方程式的显著变量,在本地居民的五个变量中,有三个是“邻里交往”,二个是“志愿精神”;流动人口的五个变量,属于“邻里交往”的一个,“志愿精神”的二个,“邻里互助”的二个。也就是说,在本地居民中,“邻里互助”的指标与社区治安的相关性都较低,相关性最显著的指标主要属于“邻里交往”和“志愿精

神”。在流动人口中,“邻里交往”的相关性有所下降,“邻里互助”突出出来,“志愿精神”保持不变。我们再次注意到,经过多元回归分析后,两个社区的流动人口在“社区网络”依然存在着一一定的差异,A社区流动人口的“社区网络”比B社区高出0.86,而两个社区的本地居民在“社区网络”方面存在更明显的差异,A社区本地居民的“社区网络”水平比B社区高1.54,差距比流动人口要大一些。

经过多元回归分析后,社区网络变量结果在“邻里交往”方面与初步研究结果相比差距变得更加明显,而“志愿精神”和“邻里互助”的差距反而有所缩小。总体而言,A社区和B社区“社区网络”维度的显著变量均值比所有变量的均值缩小了0.02(见表13)。

表 13 回归分析后社区网络变量均值变化情况

维度	所有变量均值			显著变量均值			显著变量均值与所有变量均值的变化情况
	A社区	B社区	A社区减去B社区	A社区	B社区	A社区减去B社区	
邻里交往	3.73	2.6	1.13	4.17	2.75	1.42	扩大0.29
志愿精神	4.22	2.68	1.54	4.26	2.75	1.51	缩小0.03
邻里互助	2.60	2.2	0.4	2.51	2.38	0.13	缩小0.27
合计	3.52	2.49	1.03	3.64	2.63	1.01	缩小0.02

多元回归分析的结果表明,假设1和假设2不论是在本地居民还是流动人口的问卷结果中都得到了较好的证实,假设3在流动人口的问卷结果中得到了一定的证实,但在本地居民的问卷结果中未得到进一步证实或证伪。总之,经过多元回归分析后的总体结果再次证实了假设,假设基本能够成立。

总之,经过本地居民和流动人口问卷的初步统计分析和多元回归分析,结果表明:(1)社区的邻里交往越密切,社区的治安状况越好,社区成员对社区治安状况的评价也越好;反之,社区的邻里交往越少,社区的治安状况越差,社区成员对社区治安状况的评价也越差。(2)社区成员的志愿精神越好,志愿行动参与越多,志愿意向越强烈,社区的治安状况越好,社区成员对社区治安状况的评价越好;反之,社区成员的志愿精神越差,志愿行动参与越少,志愿意向越不强烈,社区的治安状况越差,社区成员对社区治安状况的评价越差。(3)一般而言,社区成员之间的互助越多,社区的治安状况越好,社区成员对社区治安状况的评价越好;社区成员之间的互助越少,社区的治安状况越差,社区成员对社区治安状况的评价越差,但这体现得并不明显。这主要是由于中国城市社区人口结构的复杂性和中国“邻里互助”的传统在农村地区

相对发达。

四、小结：社区网络与社区治安的研究结论

社区网络是社区社会资本的重要表现，一般说来，社区的关系网络密度越大，意味着社区的社会资本越多。尽管社会资本研究中很多学者都认可网络在社会资本中的重要地位，也有不少关于社会资本测量的研究直接把网络或邻里关系等作为测量的指标，但把网络与社区直接放在一起的研究并不多，本研究通过对社区网络的定义及操作化，划分了社区网络的三个维度：邻里交往、志愿精神和邻里互助，确定了社区网络的16个测量指标，通过对社区成员之间的交往、关系、互助及成员志愿精神的测量来计量社区的社区网络密度，无疑是一个值得肯定的探索。测量数据结果发现，邻里交往、志愿精神与社区治安存在着十分明显的相关性，两个社区的邻里互助水平尽管均较低，但总体相关性依然存在。因此，我们认为，社区的关系网络是影响社区治安状况的一个重要因素。但是，在社区网络的不同维度中，不同维度之间的差别是很大的，一般而言，社区成员的志愿精神越好，社区成员之间的邻里互助越多，社区的治安状况越好，社区成员对社区治安状况的评价越好；反之，社区成员的志愿精神越差，社区成员之间的邻里交往越少，社区的治安状况越差，社区成员对社区治安状况的评价也越低。这无论是从我们对A社区和B社区本地居民和流动人口的统计结果都能得到较好的证实。邻里互助则呈现出更为复杂的情况，邻里互助的水平总体较低，但邻里互助的总体分数基本上支持了本研究提出的假设3。

要有效地改进社区治安状况，织密社区网络对社区来说是十分重要的，因为如果没有方方面面的社区网络把社区成员有效地联系起来，社区成员就无法有效地组成一个真正的共同体。因此，要改进社区治安状况，就必须织密社区网络，以增进社区成员之间的互动合作。具体说来：(1)要通过多样化的社区民间组织把居民群众更好地组织起来，要根据居民群众的兴趣爱好特长设计形式多样丰富多彩的群众活动，增进社区居民之间的互动与沟通，努力促进邻里交往与邻里联系，这有利于增进社区成员之间的相互了解，也有利于促进邻里关系的融洽；(2)要积极利用多种社会因素，创造更方便的条件，形成更有效的正向激励机制，更好地激发和鼓励社区成员的志愿精神，把社区成员的奉献精神激发出来，从而为提供更好的社会治安服务提供丰富的人力资源；(3)要进一步细分社区单元，从细节做起，通过开展邻里关照、邻里

互助、邻里守望等活动，鼓励社区成员之间的邻里互助，要通过社区网站等各种有效的形式让社区成员之间能够及时地互通信息，互相帮助。

注释：

①进入回归方程式的标准是F的概率值是小于或等于0.050，而移除的标准是F的概率值大于或等于0.100。下同。

参考文献：

- [1][加]巴里·韦尔曼.网络分析：从方法和隐喻到理论和实质[A].苏国勋,刘小枫主编.社会理论的诸理论[C].张文宏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5.
- [2]周雪光.组织社会学十讲[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114-115.
- [3][4]蔡禾.城市社会学：理论与视野[M].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3：123,123-124.
- [5]夏建中.现代西方城市社区研究的主要理论与方法[J].燕山大学学报(哲社版),2000(2).
- [6]刘军.社会网络分析导论[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4.
- [7]吴宗宪.西方犯罪学(第二版)[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6：337.
- [8][法]布迪厄.文化资本与社会炼金术——布尔迪厄访谈录[M].包亚明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202.
- [9][美]詹姆斯·S·科尔曼.社会理论的基础(上、下)[M].邓方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357-367.
- [10][美]帕特南.使民主运转起来[M].王列,赖海榕译.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133-134;188-189;199;201-202.
- [11]Bourdieu, Pierre. The Forms of Capital. Pp. 241-258 in Handbook of Theory and Research for the Sociology of Education, edited by J. G. Richardson. Westport, CT: Greenwood Press., 1983/1986.
- [12]Coleman, James S. Social Capital in the Creation of Human Capital.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94: 95-120, 1988.
- [13]Onyx, Jenny & Paul Bullen 2000, Measuring Social Capital in Five Communities. The Journal of Applied Behavioral Science 36.
- [14]Deepa Narayan, Michael F. Cassidy. A Dimensional Approach to Measuring Social Capital: Development and Validation of a Social Capital Inventory. Current Sociology, Vol.49-2, March 2001.
- [15]C·格鲁特尔特, T·范·贝斯特纳尔.社会资本在发展的作用[M].黄载曦,杜卓君,黄治康译.成都：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4.
- [16]De Silva, Mary 2006, System Review of the Methods Used in Studies of Social Capital and Mental Health. In Kwame McKenzie & Trudy Harpham (eds.), Social Capital and Mental Health. London: Jessica Kingsley Publisher.
- [17]夏建中.社会为中心的社会资本理论及其测量[J].教学与研究,2007(9).

(编辑：刘晖霞)